

想起他时很幸福

■唐运华



那天中午,我采访一位89岁的抗日女兵。我印象里的89岁老人,应该是耳聋眼花,涎水流到胸前,要么瘫痪在床,要么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,即使你使劲喊出“嫦娥二号”发射升空的声音,她仍会摇晃着头问“你说啥”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这位89岁的老太太竟然耳不聋、眼不花、思路清晰、说话流利,上下楼自如,根本不用人扶。

老人出生于1927年,原籍河北省平山县。1942年参加工作,1956年调到鹿邑县,历任县妇联主任、县委副书记、县医院副院长,1986年退休。抗战时期,她在家乡平山县当过儿童团长,参加过青年救国会、妇女救国会、“锄奸组”。她是日本在河北省平山县岗南村制造的骇人听闻的“岗南惨案”见证者。

“在岗南惨案中,我的父亲、两个堂哥被日本人杀害,二哥被日本人刺死后挖去双眼。”老人说。

老人有四个孩子,两儿两女,都有工作,而且事业有成。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,她现在跟着儿子一起生活。

我要问的东西全部问完后,与老人拉

起了家常。老人说,她的丈夫已去世近20年。当年她在开展抗日工作时,与共同开展抗战工作的丈夫认识。19岁那年,她与丈夫结婚。丈夫复员后被分配到鹿邑工作。一听说要千里迢迢来到贫穷落后的鹿邑,当时她就不愿意了。结果,丈夫做通有关部门工作,上级部门根本没征求她的意见,一纸调令把她调到鹿邑。老人说到此事,一脸的笑容,好像对那“一纸调令”非常满意。在谈及她丈夫的工作生活时,她脸上一直挂着幸福的笑容,完全没有了刚才她谈以前抗日经历的严肃。

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,当她回忆起丈夫时,一下子流露出幸福的笑容,其中一定包含了对丈夫的深深思念,也包含了与丈夫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满意。

我见过很多农村老人,夫妻两个,只要其中一个去世,往往另一个不两年便跟着去世。怎么解释,因为什么?

人固有一死,当一个人步入垂暮之年,生命进入倒计时,她回首这一生,有个人值得让她回忆,让她露出幸福的笑容,那么她是幸福的,死而无憾。

永难忘却的记忆

我是1930年出生的,姓李名玉华。在我十岁那年,过罢春节的一天下午,9架日本鬼子的飞机,飞临周口上空,打机枪,撂炸弹,随意屠杀周口人民。一颗炮弹不偏不倚,正好落在北邻酒馆的前院内,把碾盘旁卧着的一只黄狗炸得无影无踪,把后院门炸得带着呼呼的火苗飞落到院内防空洞口上,把我二哥李玉珍及邻家的小伙伴,堵在了防空洞里,后被大人救出。

我大哥李玉堂在我家院子里,被强大的爆炸气流推倒后,院内一堵矮墙倒了,砖块砸在了他的身上,致使他当即昏厥过去。之后,他时常全身抽搐,浑身疼痛。请周口名医何济山诊治,说是得了惊吓症,多次服药治疗无效,于次年死去,年仅23岁。我的母亲也受到了惊吓,再加上受到我大哥去世的刺激,每逢警报一响,就吓得拉稀屎,瘫倒在地上起不来。

在我七岁那年的冬至,丁字街何济山医院隔壁一户打铁的人家,中午包好了饺子,下到了锅里。大人忽然想起家里没有醋了,就让他家的一小女孩去灌醋。煮好的饺子,盛到了碗里,端到了院子里的饭

桌上,等待灌醋的小女孩回来。正在这时,三架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周口撂炸弹,把一颗炮弹撂到了饭桌上。围在饭桌边等待吃饺子的6口人,全部被炸飞了。这家的男主人被掀翻到西边医院内,女主人的数块头骨带着长长的头发挂在石榴树上。其中一名大人的下半截身子被炸飞到150米开外的十字路口。其他几人全被炸成了碎块,飞到院子的各个角落,刺鼻的血腥味弥漫在空中。

灌醋的小女孩回家后看到如此血腥凄惨的情景,吓得嚎啕大哭。

说到这里,我悲伤到了极点,我愤怒到了极点,眼里涌满了泪水,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。但愤怒和眼泪无济于事。我想,我们中国人民只有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,在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一马当先,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多做贡献才对!只有祖国强大了,军力强大了,才能保证祖国的安全,保证领土的安全,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!

(此文为李玉华口述,李树恩、朱红霞整理)

忆日寇五次轰炸扶沟县城

■毛德民

1938年6月,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,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,滔滔黄水顺贾鲁河狂奔而下,数十县尽为泽国。扶沟县城地处黄泛区西岸边沿,与日军隔水相望。日寇觊觎扶沟已久,一时进不来,就用飞机盘旋扶沟县城上空实施轰炸。据扶沟离休干部张维民、何兆恋回忆,日军飞机曾来扶沟县城轰炸过五次,其大致情况为:

1938年农历五月间的一个上午,天空下着蒙蒙细雨,一架双翼日寇侦察机突然出现在扶沟县城上空。人们注目相望,还觉得很新鲜,不一会超低空飞行,俯冲扫射。人们觉得大事不好,纷纷躲藏逃命时,日机遭到从徐州西撤军队高射机枪的还击,日机升高逃窜。不一会,又有数架日寇轰炸机嗡嗡而来,扶沟县城顿时一片爆炸声、惨叫声,数十处房屋被毁,数十人死伤。

193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,有日机两架,从西北而来,并未盘旋,直接丢炸弹数枚。城内刘街几户人家和南街闻家、寺前街王家,均遭受其害。刘街西头路南有一家姓王,一家八口,除一人不在家外,其余七口全部被炸死。

是年,冬至这天中午,一架日军飞机又窜到扶沟县城上空盘旋,丢下炸弹,炸死炸伤市民数十人,炸毁房子近百间。南街路西何家的客厅被炸毁,其北邻有一个姓陈的妇女,正坐在北屋门口的树旁吃饺子,敌

机的炸弹把她炸得血肉横飞,衣服血肉粘到树上,让人看起来凄惨心寒。

1940年秋,某一天的下午四时,有一架日机从扶沟县城的西北方向飞来,在盘旋中,它发现城隍庙有很多逃难的灾民,于是俯冲投弹,廊子被炸毁,三十多个灾民被炸死炸伤。

最后一次是1942年农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时许,十多架日机盘旋在扶沟县城的上空,隆隆的轰鸣声,让人胆战心惊。他们由西南向东北,爆炸声不断,大十字街东北角的福聚公杂货店被炸为废墟,大十字街南边街心炸出一个直径约五六米的深坑,旁边的中药店被炸得面目全非。福聚公杂货店有个领事掌柜,敌机来时他躲在防空洞,店铺被炸毁,他被压在防空洞中。机群走后,知情人去扒,刚扒个小口,才听到了求救声,又来一架日机,对地面扫射,众人离开。待敌机走后,又去扒找,待扒开时,他已气绝身亡。这次轰炸,持续一个多小时,损失最惨重,刘公馆、何家祠堂、杜家祠堂以及多处民宅、商铺被毁,炸死炸伤无辜百姓二百余人。

为应对敌人的狂轰滥炸,扶沟抗日武装迅速崛起,由中共党员抗日县长魏凤楼率领的二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活跃在城乡,办训练班,教军队救亡歌曲,向群众作抗日宣传,加紧操练,随时对付来犯之敌。

家有贤妻唠叨多

■李武基



我的妻子是位典型的农村妇女,吃苦耐劳,任劳任怨,为家计生活精打细算,但有一点就是酷爱唠叨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的唠叨也有升级,唠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。什么物价上涨,拿现在的钱买过去一半的东西。过去迎亲送礼就50元,而今至少得100元钱,可是钱还是那么难挣,真是生存不易啊!小到孙子、外甥的淘气,家中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,真是面面俱全,无所不及。

对她的唠叨我开始很不习惯,无法适应,到后来我就养成一种“两耳不闻唠叨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心态。有时忍无可忍,也发起火来反驳一通,但我态度强硬时会招来一顿猛烈的“炮击”。她说:“你当甩手掌柜,全家大小吃喝拉撒,哪一样不是靠我一人操心把持,还嫌我烦。”她委屈得两眼含泪。

2009年,一次意外车祸,我右手腕骨骨折,住进医院。她得知情况后,把家中事务安置好。一个人不顾坡陡路滑,冒雨走几十里山路,到医院看我。她泪流满面后又开始了唠叨:“现在感觉怎样?痛得很吗?这样躺舒服吗?你想吃什么?”在她精心护理与唠

叨中度过了治疗期。每次睡醒后听不到她的唠叨,我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对她的唠叨从开始厌烦、抵触到慢慢适应,发展到不可缺少。偶尔换位思考,发现妻子的唠叨,一半是对我的关怀,一半是对家庭的责任。为了这个家,她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一切,把无私的爱浇灌在儿女身上。她夜以继日、默默无闻地操持着家务。当我与她坐下畅谈心声时,一不小心说出来关心她的话。她激动万分,喊出了“理解万岁”!

2013年,为了生计,我离开故土。临走的头一天,妻子把我的被褥、鞋袜、洗换衣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,检查一遍又一遍,生怕遗忘什么东西,最后打包。“‘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时难’。出门在外,多带点钱,以备急用。以后,我不在你身边,学会照顾自己。到药店买些常用药物,以备急需。衣服勤换洗,给大家个好印象。跟同事们搞好团结,遇事要三思而行。”听着这些掏心窝子的唠叨,我双眼湿润。妻子看到我憔悴的样子,又说道:“别像小孩子一样,男儿有泪不轻弹,男儿应志在四方,我在家等你。”